

教坊

开唐

小椴◎著

一段传说中如锦的盛世华年，一曲传承自久远的韶华舞韵。
一位上不容于君亲师友，下不见谅于江湖草莽的落魄王孙，
却牵动着从九重金阙至玉门关外的整部盛世涡流。
生不许出玉门关一步，
而玉门关外，就是整个天地的自由！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网络原名《玉门遮》

大陆新武侠一代宗师
金古温黄梁之后的椴

继《杯雪》《洛阳女儿行》后 再创史诗巨著

开唐

教坊

小椴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唐. 教坊 / 小椴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
2008.5

ISBN 978-7-80755-374-8

I. 开… II. 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3197 号

开唐. 教坊

作 者: 小 椴 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董 舸 美术编辑: 美 慧

特约监制: 孟 祎 杨 俊 特约编辑: 管嫣红

封面设计: 棱角工作室 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07 千字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374-8

定 价: 2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开唐

序

序一

闻道玉门犹被遮，
应将性命逐轻车。

大唐贞观二十三年，太宗遗诏：“扑杀李浅墨！”

是年，西突厥国师令：“东来贵者，杀无赦！”

是年，窦建德旧部一百四十许人，白衣歃血，对天盟誓：“誓诛建成逆子，天鉴之，天鉴之！”

他们要杀的是同一个人，那年五月，那个人正身着一领青衫，骑着一匹瘦马，摇摇地走在西出阳关的道上。

序二

自古以来，西行就是一条险道，一千三百多年前，从长安出发，西经渭城、凉州、玉门、河西走廊，直至龟兹、鄯善，最终到达中亚、西亚、波斯、大秦的丝绸之路上，更是行程艰险，自汉以来，屡遭阻断。这条路上的商旅行人，能最终到达目的地的，往往不足十之四五。所以《五行志》上说：西方，属金，烈日烁石，流沙千里，地处蛮夷之方，兼受兵戈之气，故——西行，君子所不取也。

但一个不是世俗所谓“君子”的人呢？一个落魄的王孙，上不见容于君亲师友，下不见谅于江湖草莽，他是否会把西行当做唯一的出路？毕竟，那里地广人稀，自成天壤。进可以远慕班超，建功异域；退



可以拔剑纵横，击刺大荒。以天地为穹庐，狐兔为朋友，纵一骑之所如，凌万古之茫然。所有这些，是否足以让一个幼失怙恃，长罹劫难，却犹有热情的青年血为之沸？

但据说，太宗皇帝给这个王孙下过一道禁令，禁令的名字就叫做“玉门遮”——生不许出玉门关一步。而玉门关外，就是整个天地的自由啊！

那是一卷杏黄色的诏书。用杏黄色绫子制就的，柔软华贵。诏书上右起一行是御笔直书的飞白墨迹，下面一行行是名臣褚遂良用小楷奉旨添注的蝇头小字。字的末尾，还有一方朱红的印。印章不大，刻的却是一字千钧的“贞观御制”。

只见这卷诏书上，杏黄、墨青、炽红三色交映成彩，典雅华重，实际的命令只有五个字：“扑杀李浅墨！”

这正是皇家的口气，干净利落，用最柔滑的绮罗盛裹着最凌厉的钧令。

——维时大唐贞观二十三年五月，太宗遗诏：扑杀李浅墨！

而这时，这卷诏书正斜斜地挂在一副鞍辔的右侧，随着马蹄声轻轻地摇晃着。

马背上的人有二十二三岁的年纪。让人一眼忘不了的是他的鼻，削挺如铗。他的双眉间，似乎隐隐

地锁了一弯忧郁。他穿得并不太齐整，但那两片冷象牙色的颊配上暗蓝的衫，倒别有一番男儿风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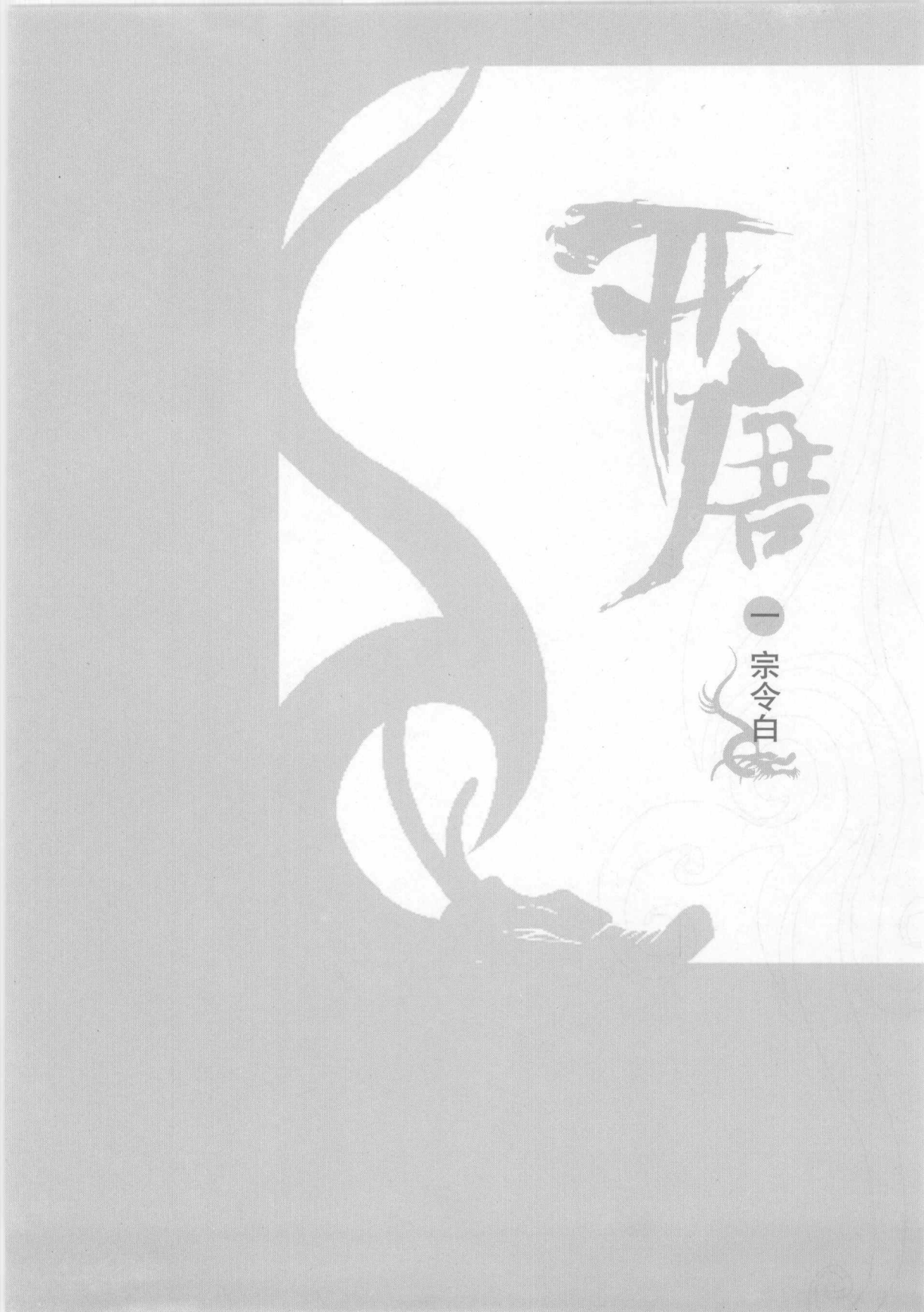
他胯下的马是疲倦的，鞍是敝旧的，辔头的皮子早磨出了毛刺……那马只是踏着碎步疲沓地走着。只是随着阳光的照耀，它的额角偶尔会闪出一抹紫晕，像金的光线打在铜的骨上，铮然地要敲出声响来。

那个年轻人一直在沉思着，良久抬起眼：玉门关又近了一步了，关外就是一个苍鹰狡兔、明驼荒沙的世界了。——无论如何，他二十三年如此寂寞的生命正无可避免、又如此兴奋地在逼近一场巨大的转折与挑战！

开唐

目 录

序	1
一 宗令白	1
二 东西市	11
三 肩胛骨	33
四 谈容娘	53
五 太仆寺	77
六 辅公祐	89
七 云韶变	115
八 息王子	131
九 破阵乐	159
十 长天刺	175
十一 风角战	189
十二 在水方	2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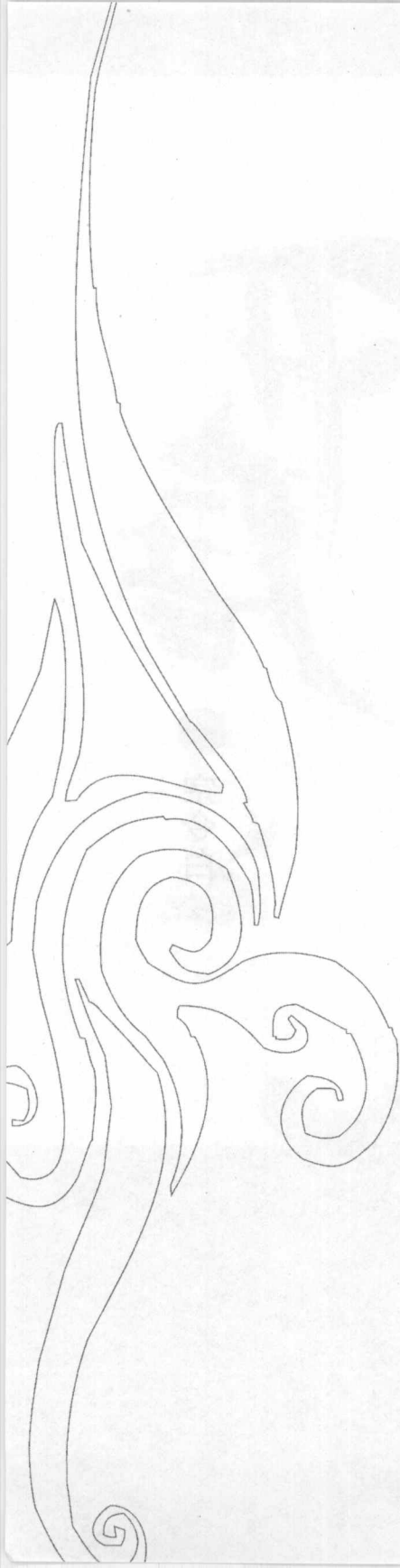


唐

一

宗令白





长安城的教坊共分为两部，右教坊在光宅坊，左教坊在延政坊。有所谓“右多善歌，左多工舞”之评，很久以来，相因成习。

右教坊所在的去处是个榆柳门庭，门口绿荫浓密。坊前一条巷子因往来多绿衣宫使，时下又被人呼为绿衣巷。这儿门里门外的绿荫实在太浓密了，就算是艳阳天，院内也只泻下稀疏乳白的光。坊内六院就那么安静地沉睡在这片绿荫里。

时值中午，右教坊宅院的大门却紧闭着。右教坊共辖四部，计有雅乐部、云韶部、鼓吹部与清乐部。所谓“九部乐”就这么为左右教坊分辖统领着。

这时坊内诸院阒寂，唯云韶部所在的云韶厅中还传出些声息。

那云韶厅占地极大，五开的格局全未隔断，粗大的楠木柱子支在厚重的础石上。础石上全未雕花，柱上也只涂了清漆，陈年的木香微微散发出来，映衬着那础石青粗厚重的纹理。厅顶上也没有吊棚，而是直接横陈着一根根粗大的梁木。梁木被涂成褐色，而梁木上头的瓦顶，是直接在瓦上开了些口子，用半磨光的云母石砌就天窗。

日光透过云母石，隔着粗大的梁木，滤成乳白色照下来，照着这有数十席大小的云韶厅。

厅内一溜青荡荡的地砖上，这时正站了二十几个云韶弟子。她们个个敛手屏息，人人都只穿着练功用的白红衫。那红裳竟是半透明的，里面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——因为教舞的善才要看清她们的肢体动作，所以有意让她们什么都不穿。

满厅都是女子，只教舞的乐师是个男人。那白红衫如云似雾地浮在一个个年轻的躯体上，就只这么站着，也像一团薄薄的雾飘浮在清朗流丽的生命之河上。

厅内，只坐北朝南地放置着一张胡床。那胡床很矮，上面只铺了张简素的龙须席，胡床四脚上的雕花却刚健朴实。那胡床上坐着一个男子，年纪有三十许，同样是一身白衣，不过他的衣麻麻地白，却是不透明的。那衣服粗硬硬地衬着那



男子方刮净的须根，衬得衣越白，须根也越加青森干硬。

那男子身材瘦削，双颊微陷，挑眉细眼。只见他面前放着一盆水。忽然他略松了一下领口的扣子，一件薄衫就从他领上直落在腰际。他自敞衣袒腹，腹上的皮黄薄得像一张纸，那纸打了皱，纹路叠加地替代了他漠无表情的脸。

只见那男子抽出一根藤条，用那藤条蘸水，就向自己背上抽去。

厅内很久都没有动静了，这时却听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

那声音夹着一道红痕从那男子背上飞出，一条血红的蜈蚣似的痕迹就慢慢在涨大。

那红甚至涨出了那男子带疤的背，直涨满了整个云韶厅中。

那男子眉毛一抖，却不说话，用那藤条蘸水，又一鞭用力向自己背上抽去。

他本是这云韶部统领教授的善才宗令白，满厅都是他的弟子。只不知他为何不责罚堂前弟子，反而如此凌虐着自己。

然后，只见他一下一下，那么认真而毫不手软地鞭答自己，只眉梢唇角偶尔控制不住地牵动一下。血色的蜈蚣爬满了他的背。厅下众弟子动都不敢动，只是压抑不住地紧张。渐渐地，才听到有细微的压制不住的抽噎之声，那声音渐渐大了起来，大得快要盖住那鞭挞之声了。那男子却横眉怒目地扫视了满厅弟子一眼，喝道：“哭什么哭，我早都没脸哭了！”

堂下弟子被他这一喝吓噤了声，只个个胸脯憋得起伏不定。那善才只看了她们一眼，又向自己背后抽去。

鞭打的痕迹遮掩不住地向他肩头蔓延过来，血红的蜈蚣张牙舞爪地宣泄着怒气。好几十鞭后他才一抛藤鞭，停下手来，像不知自己该往哪里看——自罚是自罚完了，可这惩罚不过像是在负气，终究又有什么用呢？好久，他才仰面向天，耷眉无语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突然一声长恸起来。

他这一恸，直如幼儿失怙，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解，竭全身力量但终无所得，声震梁木，响遏行云……他那悲伤是发于心底的，他的气也真长，这一声长恸，竟近于盪茶工夫才止。然后只见他一垂头，两行泪抛了下来，低头道：“今日南熏

宫立夏之宴，教坊九部，八部均已奉召，独余你我云韶一部。我这个做师父的，真是哭都没脸去哭了，也真的……对不起你们！”

——当今朝廷礼乐本为太常寺所掌，共分九部，计有雅乐、云韶、鼓吹、清乐、驱傩、熊黑、鼓架、龟兹、胡部之别，各部间又别有坐部、立部之分。

云韶部排名本来靠前。只是当今天子戎马出身，素爱健舞，于云韶部那长襟广袖的软舞向来不喜。加之太常寺少卿龚定甫不知为何一向对云韶部冷眼有加，于去岁教坊九部斗声较舞之际，独黜云韶部于九部乐中的最下乘，考评了个“下下”，此后就一直见黜。

今日南熏宫立夏之会，虽不算大宴，却也是一年中少有的应景盛会，太常寺召齐教坊两部入内侍奉，却独独排除了云韶部，不许列名。云韶部的统领教师宗令白遭此打击，也难怪痛楚如许。

这时，一番宣泄过后，只见宗令白一时只是耷眉耷眼地坐着——那痛像不是痛在他身上，而是火辣在他心里。他祖上本是乐坊世家，先祖远在两晋时就已供奉乐部。“乐以成礼”，他相信这天下终究是要靠“礼”来节制的。这“乐”之一字在他的心里是极重极重的。岂料到了他这一代，躬逢圣朝，却会遭遇如此奇耻大辱。

厅下弟子怔怔地望着他，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他。这个师父，和其他乐部的都不同，众弟子一向就没见他喜怒形于色，谁想到今天……今天的一恸一愤，竟会激烈如许！

良久，仿佛起自无声的，只听有人轻轻地哼起一支曲子。那曲子像乘着日光而来——那不是暴烈于头顶的初夏的赤阳，而是几千年以前的太阳。

那曲子和着那阳光度过倥偬，度过时光，度过无穷战乱与流离，在枝与叶的间隙中穿透而来，安静平和，却又清心爽神。

——那却是相传黄帝所作的《云门》。

据说，“云韶”二字的由来就是由黄帝所作的《云门》与虞舜所作的《大韶》两



曲拼合而成。这是宗令白从小就听惯了的曲子。那曲子这时由一个弟子哼起，马上似也就回响入众人心底。

接着，几乎全然自发地，厅中诸弟子就有人伸臂、下腰、回风、舞雪，应着那曲子的旋律舞了起来。其实哼唱的人一直不敢大声，唱得声音低低的，不是耸耳细听简直渺不可闻。但厅中弟子个个都已谙熟于此。只见她们队列散开，抛袖折步，展袂回裙，竟依了那心里的乐韵舞了起来。

那舞一经发动，哼者也渐渐停了声息，仿佛惊异于自己带来的这一场舞，稍一错愕，忘了哼唱，也自全心全意加入到这一场舞中了。

满厅只见白绡飘拂，却没有乐声。这一舞竟成了一场无声之舞。阳光从云母石天窗泻入这古朴的大厅。满厅寂寂中，只见一个个人影轻挪，白绡飘摇。人人都沉浸在自己心头的那个乐韵里，竟舞得这一厅空旷得不知今夕何夕了。

这无声的安慰却像比任何抚慰的力量都来得大。只见宗令白已不知不觉抬起了头，口中依旧无声，只是喉结簌簌地动着，似乎在心里也哼唱起那曲响自他童年的《云门》。

这一舞如云，从画栋朝飞，至夕帘暮卷；本无心以出岫，终倦飞而知还；方景曦曦以将入，复门寂寂而常关；既有被遗诸世外的冷落，又成就息交绝游的自娱。

渐渐地，舞入三折，厅中弟子个个心头一时不由得紧张起来——这《云门》之舞，本来薪尽火传，可自从隋末以来，世道颠覆，从这第三折起，就有音而无舞，接下来的动作却是已失传了。

就是那曲子，也往往工尺不合，与开头的雍容景象大不相符。

一时，只见众弟子人人踟蹰。她们跳到这里，大多个个心无所依。那最开始哼曲的更是心头暗悔：早知道这样，又何必……

宗令白一抬头，见到众弟子队形散乱，舞步荒疏，偏加上他今日心头之事，眼中不由得含起泪来。

眼见厅中之舞越来越散乱，心中有定见的还可以自持己见，以一己之意将舞继续下去，大多数人却都犹疑却步。

宗令白心中一声长叹：《云门》与《大韶》算是汉人子弟传自老祖宗的技艺了，如今竟敌不过那些胡乐胡舞，散碎至此，可见天数如此，夫复何言！

他与堂上子弟个个心灰意懒之际，却听头顶忽传来一个声音道：“果不其然！云门一舞，竟残碎至此，难怪于教坊诸部中被黜落于最下乘了。”

厅中弟子人人一惊，不由得个个抬头。

却见大厅顶上，不过数梁楠木，只闻其声，却全不见人影。

众人正心头纳闷之际，却听头顶那人一声长叹后，复又拍手笑了起来：“也是你们太迂，祖上的既已失传，老想着缝缝补补，凑合成当年模样，岂非愈追愈远？硬要补足，那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。我真看不下去了，难道《云门》一舞就只能这么跳？不能这么跳，这么跳……”

那说话人语音未落，众弟子已见屋顶那一片片丈许宽阔的云母石透窗边，影影绰绰地现出个人影。那云母石本来只磨得半光，那人影又逆着日光，越发显得飘忽难测。他一语未完，忽然就在那五间开阔的大厅顶上跳了开来。却听他边跳边笑道：“云门云门，皮之不存……”

他先只是随兴地起了个步子，似乎自己也在找感觉一般，然后忽听他于头顶上一拊掌，口中喟然道：“有了！”

只见屋顶上那人于云母窗上忽然停身，然后引颈伸腰，伫身望日。他这一静，也自静出了一抹乐韵。这么顿了有一刻，却见天窗顶上那人影忽窄袖联翩地舞动起来。

他边舞还边唱道：“浴兰汤兮沐芳，华采衣兮若英……”

厅中子弟已惊觉其身姿曼妙，举止从容。

却听他复自长歌道：“……噉将出兮东方，照吾槛兮扶桑……”

厅中已有个弟子低声接道：“他依的是《云门》的调子，却已加入了楚歌与楚舞。那先两句似是《九歌》中的《云中君》。”

宗令白虽身在乐部，却也算家世清华，于辞章亦能通晓。他微一颌首，低声道：“那不只是《云中君》，他把《东君》也糅合在一起了。”



《云中君》与《东君》俱是楚歌，最早记录来自于屈子描述楚巫祭祀的《九歌》。其中“云中君”歌唱的是云神，“东君”则歌唱的是日神。那屋顶之人听声音分不清多大年纪，一时听来仿佛曾经历过沧桑，一时仿佛又不过是个少年。他的舞也跳在那时光的迢递难期中，说不清是新是陈。

他这一舞风起，却是借《九歌》之章来补足《云门》残缺的况味，于满天翳然中别建人间烟火。只见他于云母天窗顶上伸臂回顾，折腰踏步，轻飘飘的，自有种日出东方，望云而兴的舞意。

那云母天窗本来半透不透，他的舞姿洒落下来，在那瓦顶上也就更加飘忽难测。他长衫窄袖，就算在那虚飘飘的影子中，却也全不见软弱，自可见出一个男子的凛然风骨之所在。

只听他唱着唱着，忽一拊掌：“来了，真正的华彩就在下面……”
然后就听他引吭长叫道：

览冀州兮有余，

横四海兮焉穷？

他一语即出，立时襟袖纷飞，直似九天云卷，四野霓垂——

他一双穿着软靴的脚这时在那云母石窗上急促地踏出鼓点来。那鼓点声仿佛天神的车轮经过，雷滚滚地急迫，雷之下是那云母石的窗；窗下是厅内子弟，是这浮世中的众生；而那雷之上，却是云卷云舒，不急不迫……然后，只见他舞出来的境界至此始大！只见他于那数片云母透窗间或隐或现，或明或灭，一时出现在这里，一时又出现在那里。大厅顶上的九块丈许长、数尺阔的云母之窗，竟成了他足下的舞茵。他一现身有如云开，一隐身又如暮合，可连接他或明或灭的身影间的，自有那连绵不断的意韵。

只听他口中忽转入《东君》，朗声歌道：

.....

青云衣兮白霓裳，
举长矢兮射天狼；
操余弧兮反沦降，
援北斗兮酌玉浆；
撰余辔兮高驰翔，
渺冥冥兮以东行！

.....

——那日神驾着他的金乌不可遮挡地长驱而去！可这云，这云还在他身后朝滚暮合着。

——没有人见过这样的舞，因为没有人活成过这样的酣然恣肆。

然后只听他拊掌大笑道：“有趣有趣，今日得了，今日我算得了！”

一语未完，云母窗边，只见他飘然欲去。

厅中诸弟子只能人人仰首，如望邈姑射之仙人。

堂上宗令白为他如此一舞，已引发得兴致如狂，早已在胡床上站起身来，只见他一身麻衫委落腰际，裸着上身无限钦羡地探首大叫道：“止步！”

屋顶人应声笑道：“止步，止什么步？我兴已尽，再舞不能。想要兴致再来，更不知又是何时。既说是舞，就总有止步之时的。你还唠叨什么止步？”

宗令白却于胡床上长跪而谢，高声叩问道：“只不知仙乡何处，小子渴求再得指点。”

屋顶人却哈哈笑道：“今日不行了，不知你我是否已缘尽于此。让我算算，三天之后，就是天门街斗声的日子。听说近来关中小旱，他们要去祈雨，我却要去听歌。我极爱贺昆仑的琵琶，到那日我必去，到那时，或可一见。”

说罢，他更不理堂上诸人。

等厅中弟子追出门外看时，屋顶早已人影俱杳。

